

## 数学与中文的美丽遇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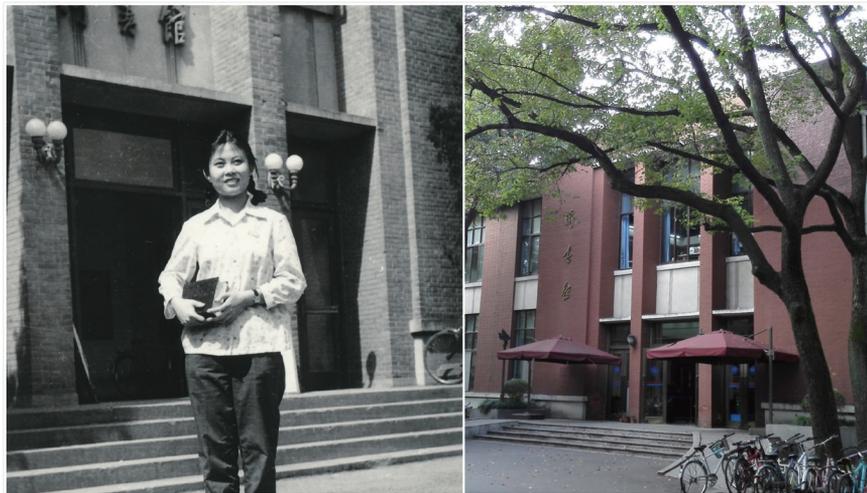
范明

《数学文化》创刊十周年了！已经记不太清开始阅读这本期刊的具体时间，但肯定是在她创刊后不久。数学是什么？一百个人大约有一百种回答，最常见的如：数学是一堆难懂的符号公式，数学是一种科学语言，数学是一种工具，数学是一门艺术，……等等。最早我是1990年代初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主办的《百科知识》杂志上张祖贵的文章《数学文化的内容及其价值》中读到“数学文化”这个词的，文中写道：“古希腊强调严密推理、追求理想与美，数学高度发达，才使古希腊具有优美的文学、极端理性化的数学、理想化的建筑与雕塑，才使古希腊社会具有现代社会的一切胚胎。由于数学创造力缺乏，罗马民族缺乏独创精神；罗马人能建造高标准的跑马场、宏伟的凯旋门，但罗马文化实质上是外来文化。中世纪数学衰落，文化也一片黑暗。……作为人类理想精神的体现，数学今天已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，有些数学成果对认识观、时空观、伦理观、人生观都产生巨大作用”。这段话使我对于“数学是文化”这一观念十分认同，因此当我在互联网上发现《数学文化》期刊时，竟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2000年被国际数学联盟定为“世界数学年”，其主要宗旨在于“使数学及其对世界的意义被社会所了解，特别是被普通公众所了解。”十年来，《数学文化》的编者和作者为实现这一宗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一篇好的科普文章是用浅显



2015年本文作者的大学同班同学毕业33周年聚会，摄于复旦大学子彬院前



复旦大学图书馆，左：1980年本文作者摄于馆前，右：今日图书馆

的、大众的语言描述深刻的、专业的科学理论，既不能故弄玄虚，又不能流于媚俗，还要生动有趣、引人入胜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虽然数学科普文章不必像研究论文那样，需要对每一个细节严格证明，但至少要求作者对相关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解。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，人们的交流方式越来越顺畅，获取资讯的渠道也越来越便利。然而互联网上的大量信息难免鱼龙混杂，更不乏以讹传讹的八卦段子。在国内的数学科普领域内，充斥着不少东拼西凑的假冒伪劣产品，即使一些名家之作也难免有疏漏之处。因此作者必须尽量搜集第一手资料，以严格的科学精神进行考证、分析、研究，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在这一点上，写科普文章和写研究论文又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数学文化》刊登的文章，大都是质量上乘之作，兼顾了科学性和可读性，凝聚了作者的心血。

我从《数学文化》的读者转型为期刊写作，继而应邀成为特约撰稿人，源自一个偶然的契机。2012年恰逢1977和1978两级大学生毕业30周年，由于某件事情，我的母校复旦数学系77、78级被炒作成了“史上最牛班级”，各种传言沸沸扬扬，甚至越传越离谱。后来在微信系群中同学们也不时谈论这个话题，对于网间的传闻不甚感冒。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写一写自己心目中的、亲历的复旦园和数学系，因此我在2015年五、六月间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博文《我的复旦七年》，以此向那个伟大的年代致敬。该文初稿完成后，我先贴在微信系群里征求意见，同学们纷纷补充细节，反复修改。我们一起回忆那个青春飞扬的年代和共同成长的岁月，大家还将该文广泛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中，引起师长、同学、校友、同龄人和后学强烈共鸣。后来有同学建议投稿纸媒，特别是在美国作大学教授的黄一知同学为此多方联系，最后通过一位新闻系校友联系到了《数学文化》的编委丁玖教授，经他将文章力荐到期刊并在当年的第6卷第3期发表。

《我的复旦七年》的写作和发表过程，是我近年生活中一段新鲜的经历、一件有趣而难忘的事。记得当黄一知转达编委会的意向，问我是否愿在《数学文化》发表时，基于几年来通过阅读对刊物的了解，我欣然同意并深感荣幸。



本文作者发表在《数学文化》上的文章《我的复旦七年》及中国之声的专题文章截图

后来与主编汤涛教授的微信沟通，基本上是在暑期度假的旅途中完成的，文章从投稿到刊出不过数月时间，堪称神速。最初同学建议投稿纸媒时，我最大的顾虑就是生怕编辑将文章删改得面目全非，与其那样，还不如通过自媒体任其在网间自由传播。然而《我的复旦七年》在《数学文化》刊出后，除了个别词语外，几乎是原文照登，后来文章又被母校《校史通讯》114期全文转载，并被一些知名微信公众号转发。同年十月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在毕业30多年之后，重新聚首母校，一位学姐订购了30本这一期《数学文化》，赠给每位与会同窗。作为后续节目，央广“中国之声”新媒体部为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，书面和电话采访了我的超过半数大学同班同学，大家讲述和分享了各自珍藏40年的高考故事和人生感悟。中国之声栏目组根据采访结果写出了《今天，我高考；1977，他们高考》的专题文章，于2017年6月7日高考日发表在其微信公众号上。

由于这次愉快的经历，在之后的几年中，我陆续向《数学文化》投稿，稿件的主要内容是讲述19至20世纪北欧特别是瑞典史上著名数学家的生平故事，将自己多年来的所见所闻、读书体会与读者分享。这些数学家包括英年早逝的挪威天才数学家阿贝尔(Niels Henrik Abel)及阿贝尔奖、瑞典数学之父米塔-列夫勒(Gösta Mittag-Leffler)、分析数学的一代宗师和解码高手伯尔林(Arne Beurling)、现代概率统计学界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克莱梅尔(Harald Cramér)，以及他们的弟子传人。北欧国家因其高科技、高福利、高税收闻名于世，其数学研究领域同样具有国际声誉和地位。然而即使在本国，数学家们的故事也很少为圈外人知晓，系统介绍数学史和数学家的中文文章更是难得一见，因此成为我的写作初衷。对我来说，每写一篇文章如同学习一门新课，也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。上述文章投出后，都是很快得到编委会的回应并被接受发表，从此竟一发不可收拾，当作一件正事认认真真地做了起来。《数学文化》



2019年本文作者摄于贵阳甲秀楼

的主编、编委、编辑和审稿人专业、认真、高效，与他们的互动合作富有成果。

数学和中文，是我从小就喜爱的领域。但自从1980年代后期移居瑞典以来，我的文字见诸于出版物的，只有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数学论文。对于旅居异乡30多年的我来说，用中文写作是与故土的一种连接、宣泄乡愁的一种方式，因此《数学文化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。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方块铅字，可能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，其中的愉悦之情难以言表，这也许是国内朋友体会不到的。今年夏天应汤涛主编之邀，我来到贵阳参加《数学文化》创刊十周年座谈会，见到了很多耳熟能详、但以前只是通过网络交流的同行，还结识了志趣相投的新朋友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。在许多人眼中，数学和中文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，数学家则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。然而在数学文化圈内，很多人既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、又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，理性思维与斐然文笔在这里浑然天成、毫不违和。贵阳会议期间，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：“《数学文化》创刊十周年纪念，十载征程，砥砺前行。一位世纪牛人（张益唐），两位主编大侠（汤涛和刘建亚），众多为数学文化事业辛勤笔耕、不计报酬的编委和作者。中文和数学，这两样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在这里不期而遇。从最初追刊的读者，到四年前成为写手，很多神交已久的同行终于得见真容，因数学文化而结缘。”

最后，借用十年前《数学文化》发刊词中的一段话结束这篇短文：“子曰：‘君子不器’。数学恰是一门不器之学，堪比孔子意义下的君子。这个君子固然对社会有用；但是他更坚信，即使他无用，即使他‘不如老圃’，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仍然是无可替代、光辉灿烂的。”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，祝《数学文化》在下一个十年中越办越好，本人也愿为这项美好的事业继续贡献绵薄之力，与各位老师、同行、朋友共勉！



作者简介：

范明，复旦大学数学学士、硕士，乌普萨拉大学数学博士，现居瑞典。